

壹、業界師資之教師資料表

開課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授課課程名稱：性別與法律

授課教師姓名：陳宜倩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鍾君竺		
公司(學校)名稱	日日春協會		
現職職稱	執行長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		
業界背景	日日春協會執行長		
演講主題	從文萌樓談起：性交易與都更議題的思辯		
授課內容	1. 「文萌樓」是什麼？ 2. 為什麼要關注「文萌樓」？ 3. 「文萌樓」遇上都更，反映什麼樣的公共利益？		
上課日期	102. 4. 24	總次數及時數	共 <u>1</u> 次， 共 <u>2</u> 小時

開課系所:性別研究所

授課課程名稱：性別研究專業研討

授課教師姓名：洪泠泠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宋玉雯		
公司(學校)名稱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組		
現職職稱	博士生		
學歷	清華大學中文系、社會所畢業		
業界背景	與劉人鵬、鄭聖勳、蔡孟哲合編《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		
演講主題	歡迎來到錯誤的這一邊——倒退政治的可能性		
授課內容	<p>讓我們一起下流</p> <p>論述與情感都是有階序性的，憂傷、沮喪、妒恨是必須克服的負面情緒，憤怒不好，至少有助於凝聚行動，而倒退主體（源於生存處境裡處處的痛楚與難堪）的孤單與孤立感，則給力不了。海澀愛不在於擁抱孤單以肯定「不運動」的正當性，而是試圖面對運動和運動不了都存在著的「運動傷害」，看清拯救孤單與浪漫化孤單，其實是現代欲望的一體兩面。作為現代的負面性而存在的酷兒、污名、爛情感、殘缺壞主體，迫使我們必須看見，「進步」論述向上流動的欲望，如何分化我們/他們，如何讓個人的內在分裂，製造出鬱卒不前、壓根兒不渴望或根本無望於「進步」的不夠格他者。</p>		
上課日期	102. 4. 30	總次數及時數	共 <u>1</u> 次， 共 <u>2</u> 小時

開課系所:通識教育中心

授課課程名稱:性別與法律

授課教師姓名:陳宜倩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高旭寬		
公司(學校)名稱	跨性別團體「台灣 TG 蝶園」		
現職職稱	發言人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系畢業		
業界背景	跨性別團體「台灣 TG 蝶園」發言人		
演講主題	性別異類的法律保障與內在充權		
授課內容	1. 性別異類的生命經驗分享 2. 法律對性別異類所提供的保障 3. 性別異類在法律保障外該有的內在充權		
上課日期	102.5.22	總次數及時數	共 <u>1</u> 次， 共 <u>2</u> 小時

開課系所:性別研究所

授課課程名稱：性別研究專業研討

授課教師姓名：洪泠泠

擴大業界師資教師資料			
姓名	吳靜如		
公司(學校)名稱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現職職稱	理事長		
學歷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畢業		
業界背景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演講主題	從〈彩虹芭樂〉談(移動+性別+歧視)的流動		
授課內容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製作團隊推出新的紀錄片《彩虹芭樂》，持續紀錄同志女移工們的生活。《彩虹芭樂》中，原本成雙成對的同志女移工幾乎最後都被迫分離，有的是因為現代的婚姻制度，讓她們必須走入家庭，有的繼續他們如候鳥般的移工生活，透過影片，讓我們感受到他們最真實的生命故事。		
上課日期	102.6.4	總次數及時數	共 <u>1</u> 次， 共 <u>2</u> 小時

貳、業界師資成果資料



圖片說明：鍾君竺老師演講實況



圖片說明：同學參訪日日春協會



圖片說明：同學參訪日日春協會



圖片說明：鍾君竺老師演講實況



圖片說明：宋玉雯老師蒞臨演講



圖片說明：宋老師老師回覆學生提問



圖片說明：同學專心上課場景



圖片說明：宋玉雯老師與同學合影



圖片說明：高旭寬老師蒞臨演講



圖片說明：同學專心上課場景



圖片說明：學生與老師相互討論



圖片說明：學生與老師相互討論



學生專心上課場景



吳靜如老師上課場景



吳靜如老師上課場景



吳靜如老師與同學們合照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擴大業界師資演講



性別研究講座系列一

從文萌樓談起：

性交易與都更議題的思辯

主講人：鐘君筑執行長（日日春協會）

主 題：從文萌樓談起：性交易與都更議題的思辯

地 點：日日春協會

時 間：102 年 4 月 24 日（三）15：00 ~ 17：00

對 象：大學部學生約 40 人（三、四年級為主）

流 程： 15：00-15：05 簽到入場

15：05-15：10 主持人致詞（介紹講師及流程）

15：10-16：40 專題演講

16：40-17：00 開放討論

17：00 演講結束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性工作者 勞動權何在

鍾君筑 日日春協會執行長

台灣性工作者仍全面非法，被排除在勞動保障外。圖為流鶯攬客。資料照片
國民黨籍立委吳育仁，昨天在立院質詢時詢問勞委會，是否針對性交易工作者「開放丙級、乙級技術士等技能檢定？」我們肯定吳立委從勞動的角度來看性工作，雖技能檢定放在性工作此行業並不可行，畢竟人的情慾如此多元，難以用單一標準來檢定。但我們認為若從性工作者勞動權益來看，更應該問的是，為什麼到目前為止，台灣的性工作者仍是全面非法、根本上就被排除在勞動保障之外？

去年 11 月 6 日，為了回應大法官釋字 666 號，性交易政策從「罰娼不罰嫖」改成「娼嫖都罰，特區除外」，此舉乃面臨總統大選之際，中央政府不敢表態對性交易進行全面管理，於是卸責給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願意，可以設立合法地點，合法地點內娼嫖不罰。至今合法地點不見蹤影，這一年來被取締處罰的娼、嫖、媒介者卻有七千多人，從警政統計來看，被取締的多是沒權沒勢的流鶯、小型私娼館、指壓按摩店，而有辦法掛羊頭賣狗肉的高級三溫暖、酒店等完全不受影響。

底層性工作者依然是非法下最大受害者，雖然娼嫖皆罰增加了警方釣魚的難度，但都會區的流鶯依然面臨警方站崗、難以工作的窘境，不只要躲警察，一旦被偷被搶也難以討回公道，哪有勞動安全可言？難怪性工作者說：「政府比老鴿還不如，老鴿賺錢還會提供保護，政府呢？」經濟弱勢的性消費者則是有苦說不出，被坑、詐騙難以投訴。

務實推動就地合法

但同時間，從五峰鄉長、水利署官員、台鐵副局長喝花酒、接受廠商性招待層出不窮，而且動輒上百萬元，酒店還會透過官員去跟廠商催帳，可見高官都清楚哪裡有性交易，縣市首長搬出「工商、人口密集，沒有成立條件」、「找不到合適地點」用以迴避性交易合法化，都只是睜眼說瞎話而已。

另一從勞動面向需要關切的是業者與性工作者間的勞動關係。因馬政府在政策上並未落實改革，但他們也知道若一味取締娼、嫖，會引發關注性工作者人權的抗議，故近年警方績效作了調整，強調一定要同時取締媒介者才計入分數。

我們認為，對媒介者的管理當然很重要，但應該用勞動角度介入，如是否尊重性

工作者的自主性，或勞動報酬分配的公平性，或落實衛生教育等，而非全面禁止。因為對許多性工作者來說，她也依賴媒介者提供的保護和通路，有應召小姐就跟我們反映，警察一直抓幫忙接送的馬伕，讓她工作時更加不安全，因為過去她們在旅館接客出事時，都依賴馬伕在第一時間去處理。

如今欲角逐 2016 總統大位的政治人物，紛紛拋出議題表現自己的進步性，如蘇貞昌稱支持同志婚姻，朱立倫稱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這兩個議題都是聲浪高漲，政治人物才敢跟隨。但我認為，進步的政治人物不應該走在民意後面，真有魄力改革，應該走在民意前面，台灣的性交易有 6 成集中在都會，這些（曾經）在地方執政的首長們，應該朝向將性交易視為一般行業管理、在經過社區溝通前提下就地合法來推動，才是務實之道。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擴大業界師資演講



性別研究講座系列二

歡迎來到錯誤的這一邊 ——倒退政治的可能性

主講人：宋玉雯（文字工作者）

主 題：歡迎來到錯誤的這一邊——倒退政治的可能性

地 點：通識大樓七樓 G703 教室

時 間：102 年 4 月 30 日（二）14：00～16：00

對 象：學生約 20 人（以研究生為主要對象）

流 程：14：00～14：05 簽到入場

14：05～14：10 介紹主講人及流程

14：10～15：40 專題演講

15：40～16：00 開放討論

16：00 演講結束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彩虹芭樂觀後感-3 芭樂綠了

宋玉雯

不時總會聽見一種將《T 婆工廠》歸諸於「情境式同性戀」的聲音，偶爾不耐起來，總想直接反問，如果按照所謂情境式的邏輯，那麼這個異性戀世界才是一個最巨大的情境吧，從大多數生活文本的情感再現到盤根錯節細瑣座落如夫妻共同報稅優惠的種種制度，在在都是鼓勵、要求我們要長成一個異性戀的壟斷「情境」。而這樣的邏輯辯護其實也不對勁，我更想反問的是「情境式的同性戀」有什麼問題呢？難道有不是發生在某種特定情境裡的戀情嗎？

你的彩虹，我的芭樂

或許是因為太常面臨到類似的同性戀情境說、環境影響說，在《彩虹芭樂》這部追蹤 TT 婆婆後來怎樣的紀錄片裡，不避鋪墊不夠地（要怎樣才夠？）透過顛沛於勞動的神聖與羞辱、獎勵與懲罰，經歷抗爭與一起堅持抗爭的戀人結婚生子的 Bing，一個「婆」的回答，反駁這樣的說法。“It's in your body already”，Bing 說。對我而言，我還是很需要這樣的答案，一個從婆的位置明白說出口的答案。我想，這是因為我讀入的位置吧。如果要用一個字來概括《彩虹芭樂》的觀後感，第一個闖進來的字是 touching。不是那麼清楚這部紀錄片為什麼那樣打動我，或者也只是無法明白地說出來，下意識地必須隔了一層用他種不熟悉的語言來加以標的。《彩虹芭樂》帶給我最大的情感震盪到底是什麼？可能就因為我也是個彩虹不起來的芭樂 T 吧。我們都帶著各自不同的經驗（或者說傷口）閱讀她們的故事，閱讀那些性／別與移動、勞動交錯的軌跡，在我們各自紛然的閱讀與理解的背後，也有著層層疊疊磨滅不去的社會性刻痕，她們的離散和情感分合，不僅是個人的故事，也是全球化浪潮中特定階層、區域等群體的縮影，她們情感的聚散分合也不僅是個人的選擇，而有著婚姻-家庭連續體的強大力量在背後拉扯、撕裂著她們，與我們。要如何將她們的故事重新「政治化」，置入我們生存的社會處境，置入個人自身的經驗裡來理解，同時也是將自身重新政治化的一個艱難過程。

流（不）動的幸福快樂

對於穿梭《彩虹芭樂》片中多數地名的陌生，讓我更加跟不上她們移動的腳步，這除了再一次反映出活在台灣某種共通的經驗，歐美總是比東南亞來得親且近，更是首映會後座談裡所說的，「必須正面看待她們在不穩定狀態中的生活……其實她們處理變動的能力比我們強多了」（吳靜如）。在我看來紛亂不明的移動軌跡，那些倏忽轉瞬的異地街景，無不指陳出她們勞動的難度，以及情感維繫的不易，無論是去國或歸鄉，「她們沒有從此幸福快樂地在一起」幾乎是呼之欲出的答案，但我們似乎卻仍期待一個快樂的結局。所以，這是一部同志移工的悲劇？一則悲慘故事？我一直在「這不是一個悲慘故事」與「這當然是一個悲慘故事」之間擺盪。《彩虹芭樂》全片的敘事基調非常節制，明顯地拒絕訴諸悲情，更拒絕踩踏在血淚控訴或是道德說教一類政治正確的位置，而我在觀影的過程裡也一再感受到某種言說不出的力量。與此同時，都分手了，甚至死人了，生離死別，遍體鱗傷的情感，這樣一部以喪禮開場、獻給亡者們的紀錄片所訴說的故事難道

還不夠悲慘嗎？或許，對於快樂的結局的期待，對於複雜生命力的強調，更多投射出的是我們的解放欲望，與我們擺脫不去的無力感，而她們掙扎突圍所帶給我們的力量，不能凌駕於她們在勞動與情感裡的困頓。這不是一則悲慘故事，這當然是一則悲慘故事--我們或許必須同時看見，將之讀成悲劇的重要性與除了讀成悲劇之外的可能性。

這不是最後的結局。最後的結局或許也不是拼搏的目的，因為拼搏的最後常常仍要是失敗，而這或也就是 TIWA 支援移工抗爭、《T 婆工廠》與《彩虹芭樂》所紀錄下的影像聲響更為重要的意義吧。仍然拼搏，為的可能也不是復合、或是為了迎來終極的幸福快樂，而是揣著改變結局的可能性，在過程裡繼續拼下去，或者再也拼不下去。這個過程，是漫長的，比結局更加漫長。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擴大業界師資演講



性別研究講座系列三

性別異類的法律保障與內在充權

主講人：高旭寬（跨性別台灣 TG 蝶園）

主持人：陳宜倩（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主 題：性別異類的法律保障與內在充權

地 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大樓三樓 M303 教室

時 間：102 年 5 月 22 日（三）15：00 ~ 17：00

對 象：大學部學生約 40 人（三、四年級為主）

流 程： 15：00-15：05 簽到入場

15：05-15：10 主持人致詞（介紹講師及流程）

15：10-16：40 專題演講

16：40-17：00 開放討論

17：00 演講結束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手術自由，換證自由

高旭寬

DSM5 把「性別認同障礙」更改成「性別不安症」

「性別不安症」的定義是一個體感受到或展現的性別與法定性別之間的不一致，我覺得這個概念跟性別認同障礙的差別不大，它只是從男女兩種概念擴大成比較多選項而已(例如廣義的跨性別)，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性別不安症有性別光譜的概念，認為男女已經不能設限在特定的社會角色、外貌形象甚至是身體性徵上的話，那為什麼還有不一致或一致的區別呢？就好像如果已經沒有門，那為何還有「在門內」還是「在門外」的區別呢？因此我認為精神醫學裡頭性別光譜和性別多樣性的概念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開放。(我們的性別樣態怎麼會只有「2 的 3 次方」種，我們可是有 2 的 300 次方種啊！)

很多跨性別朋友是從這些「醫學定義」來認識自己，無論是「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症」都是一個症狀或疾病的概念，仍然是把跨性別者遇到的生活困擾視為個人身心不一致的結果，因此需要動手術或改身分來滿足個人身心一致的需求，站在醫療的位置上似乎看不見這些困擾是來自於環境的壓力和污名使得跨性別者無法安身立命。醫學知識究竟是解救蒼生的良藥，還是歧視的根源？究竟能帶給跨性別者自信自尊？還是讓人只能自卑地欽羨正常男女的形象，盡可能讓自己適應良好、融入社會？

不過精神醫學書籍怎麼定義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使用書籍中的概念來行使權利的精神科醫療人員該怎麼做評估和協助，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十年前就有朋友問過我，你們變性人生活上遇到很多麻煩，很痛苦，所以要去變性改身分，但是精神科的評估標準之一又得是「適應良好」的情況才能去動手術，那你們去找醫生時，到底該表現得很痛苦，還是很開心？

我朋友的問話很清楚點出「醫療診斷定義」和「評估標準」之間的矛盾，而且也看得出精神評估只是變性的例行公事，實際上確實是如此，很少有人真的認為門診十分鐘的談話或一對一的晤談能夠給我們什麼幫助和力量去應付生活上遇到的麻煩，大家在社群中互相交換評估心得，傳授怎樣的說詞才能盡快取得診斷證明，當醫師發現大家的說詞都一樣時，就開始變換問話方式，當醫師發現大家會帶假媽媽來門診(證明家長同意)之後，就開始要檢查媽媽和小孩的身分証……這是何等怪異的景象！

精神醫療人員如何面對自己被國家當成維護性別秩序的把關工具（只允許「有性別困擾但又同時具備理性樂觀、與人為善，低調不造次」的人變性），又同時被聰明自主的跨性朋友當成取得專業認證的工具？現在已經有精神科醫師感受到執業上矛盾和困擾，陸續退出評估的行列，我們難道不用反省精神科評估的必要性？

再者，找醫生評估也需要花錢，醫院已經陸續把很多評估項目變成自費(如心理測驗、心理師和社工師會談)，加上醫療資源的城鄉差距，很多中南部的朋友舟車勞頓，請假北上一趟就為了看 10-15 分鐘的門診，國家設立這樣勞民傷財的關卡，我們只能幻想健保給付來解決經費的問題，中南部醫療資源不足，難道還要訓練專業人員廣設變性評估單位嗎？這裡面隱藏了多少醫療利益？隱藏了多少維護男女二元性別秩序的意識型態？醫療成本和社會壓迫全部都由跨性朋友買單！？如果真的是為跨性朋友著想，取消評估不就好了！

「取消文件上的性別註記」和「放寬性別變更標準」都只能減少一些生活困擾，但不可能避免性別刻板化的觀看和規訓，為什麼？

因為性別制度當中隱含著容貌歧視和刻板印象，尤其是老的、醜的、肥胖的、不會打扮的男男女女和不男不女。即便是好看的跨性朋友，也會面臨人際互動中，別人想確認我們性別的情況，如果別人問：「你是男的還是女的？」他就是很想問、很想知道怎辦？跨性朋友還是得長出回應的能力，我非常不希望再用「禁止歧視語言」的方式阻斷對話，因為我們怎麼認定歧視語言？問人家是男是女算不算歧視？心裡有疑問不能問嗎？現在性平法和性騷擾法已經搞得大家不敢說話，變得很有禮貌，但心裡對於不男不女的異樣感受和困惑仍在，卻因為動輒得咎的「友善規訓」而不敢對話，同時跨性朋友也一直被保護的概念弱化，變得更無能無力。

人從出生開始就從四面八方接收兩性文化和貫穿人生時序的各種性別角色，「男女授受不親」的情慾管控，用廁所、宿舍、衛浴、房間、群體等具體的生活空間和服裝儀容區隔男女，更遑論充滿禁忌的身體教育更是天差地遠，這些有形無形的性別制度如果不一起翻轉，是不會停止大家繼續區分男女的。

多元性別的概念，不應該被用來建立更縝密的性別控制系統

在性器官可能改造、性別註記可能取消的情況下，有人說為了「醫療」和「犯罪偵查」的需要，應該要登記「染色體性別」，這樣的說法讓我匪夷所思，染色體

不只有 XX 和 XY，還有 XXY、XO、YO、XX 上多出一小段等等更多樣性的組合，我們尚且不知道「登記染色體性別」跟醫療和犯罪偵查到底有什麼關係，歷史上就已經發生過女性奧運選手不具備 XX 染色體或女性性徵而被取消參賽資格的憾事，由此可知如果研究者和主事者的腦袋不改，再怎麼厲害的科學研究都會被拿來服務管理者和主流的意識形態（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擴大業界師資演講



性別研究講座系列四

從〈彩虹芭樂〉談（移動+性別+歧視）的流動

主講人：吳靜如（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理事長）

主 題：從〈彩虹芭樂〉談（移動+性別+歧視）的流動

地 點：通識大樓七樓 G703 教室

時 間：102 年 6 月 4 日（二）14：00～16：00

對 象：學生約 20 人（以研究生為主要對象）

流 程：14：00～14：05 簽到入場

14：05～14：10 介紹主講人及流程

14：10～15：40 專題演講

15：40～16：00 開放討論

16：00 演講結束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她們是我見過最英俊的女人*——記《T 婆工廠》+(上)

吳靜如

在我處理過的移工爭議案件中，遇到過申訴人包含拉子的，也有過拉子領導的申訴案件。但是，拉子的伴侶關係，會受到正視、被自在地對待的，並不多見。因此，當 Lan 主動在眾人面前開心地自我介紹、大方地告白時——「她是我的女朋友，Pilar，我好愛她……」——飛盟 2 移工（migrant workers）間對於同志身份及伴侶關係的開放態度的特殊性，頓時讓飛盟關廠案在我十幾年的移工運動經驗裡閃亮了起來。

在工廠裡，我們互相照應 3

飛盟關廠案，其實，跟其他的關廠案件並無太大的差異，是 90 年代以來，台灣政府以「發展經濟」為名，鼓勵資本家「南向」、「西進」的政策指導下，常見的勞資爭議案件。

飛盟移工找到我們的時候，公司已經停工，大家都已經 2、3 個月沒有領到薪水。移工們更是好久沒有足夠的食物可以裹腹。

飛盟的勞工，有移工，也有本勞（local workers）。本勞上百位，大部分是女性，平均年資超過 10 年，有的更達 20 多年。本勞中性別與階層的差異，非常符合典型的性別不平等現象——男性勞工沒幾位，比起大部分的女工，年資不算長，但是在公司的位階，有的做到領班、有的是課長、科長等管理階層；女性勞工，多是中年婦女、媽媽們，在公司的年資都不短，但位階都不高。移工都是菲律賓籍，也上百位，清一色女性。有的剛來幾個月，有的做了好幾年。

除了勞工現實上的需要必須被緊急處理以外，關廠的仗，原本就必須打得快。因為資方落跑的速度，永遠比檢警傳訊的速度更快。我們得趕在資方還有人在台灣的時候，爭取到所有相關手續的處理——限制雇主出境、要官方押著資方限期繳清積欠工資墊償費用及勞保費、要官方儘速進行歇業認定等等。不真的因此可以從資方手中拿回被積欠的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而僅是透過資方的配合，才能加快行政手續的辦理，盡快領到政府的補貼。

我們進入這場仗的時候，本勞和移工都一樣地人心惶惶。但是不安的理由有所差異。

本勞是對於應採取的行動議論紛紛。少數年輕、資淺的，已經開始對外尋找新的工作機會，認為沒有必要白花時間打事倍功半的仗；年資長、中年的媽媽們，已經盡其所能地收集了公司的各種資料，認為應該以集體的力量，儘速成立自救會，給資方壓力；男性課長主導的一小撮人則主張，先以個人名義寄存證信函給公司、向勞工局申請協調會、若不然，再聘律師、打官司。課長一再企圖說服大家，說，大家都在公司這麼久了，不要給公司太難看，應該給公司機會，平時表現在公司內部人事安排上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在危機時期，呈現為，既有的不平等性別關係加上衍生的階層不平等關係，雙重負面地作用在本勞間的團結可能與行動可能上。

明明大部分的人都覺得課長建議的方式，沒有保障，時間拖得越久，贏的機率越小，大家也會撐不下去，而且年關將近，就要沒法過年。但是，基於對這位課長慣有的服從，對年輕男性意見的尊重，中年媽媽們顯得對自己不是很有信心，反覆猶豫，因為舉棋不定而更加焦慮。

移工們則是不論先來後到，對於如何處理這麼巨大的困難，都一概地毫無頭緒。每個人心裡充滿太多不知該如何面對的問題——擔心眼前沒錢買飯的問題、擔心被積欠的工資拿不回來、擔心在菲律賓按日計息的債務該如何償還、擔心仲介講的「回國」是不是就要成真，要拿什麼面對家人……。找過各種管道無效之後，在我們來到公司現場跟大家說明、詳細回答每個問題、提供法令解釋、分析後續風險和可能後，移工們雖然沒法停止擔憂和緊張，但是，眼神裡，漸漸帶著要奮力一搏的決心和勇氣。

本勞、移工協議後，還是到勞工局與資方進行了幾次的協調。但是資方一再地不遵守承諾，幾次會議下來，積欠的薪資仍是一塊錢也沒還。

移工們基於居留期限和債務利息的時間壓力，和本勞做了多次討論。大家終於決定在 2004 年 12 月 28 日到勞委會陳情，請中央主管機關出面協助。

然而，就在陳情前一晚，主張要給公司機會、顧及資方顏面的少數本勞，紛紛打電話給每個本勞同事，放出風聲說，明天的陳情行動取消，到勞委會僅是勞工代表和資方開會，大家無需全員到場。所以，隔天到勞委會陳情的本勞，不到半數；而移工，帶著自製的布條、手舉牌，依據日前的約定，準時到達勞委會門口，一個都沒有少。

布條上寫著：「前進大陸 債留台灣 飛盟國際 欺壓勞工」。到場的中年媽媽們和移工一起大喊，「我要薪水」、「我要吃飯」、「No wage, No food, CLA help」。幾個月來身心的煎熬，再也忍不住，口號將壓抑已久的眼淚喊了出來……

總共經過了兩次的陳情，官方的動作才稍微積極。公司、仲介才稍微配合。雖然積欠的薪資、本勞的資遣費、退休金都得以在數個月之後才領得到墊償。但是，至少確定了大家長久以來的血汗，不會一毛不值。移工方面，也確定有轉換雇主的機會、等待轉出期間，不會被以任何理由強迫遣返等等。確認了這些訊息，每個人心上的那塊大石頭，總算暫時可以放了下來。

這場仗，可說是移工帶著本勞打出來的一條路。

相較於本勞群體呈現的男女二元及其不平等發展所造成的影響，值得回過頭再談的是，飛盟移工間的多元性別結構。

我們初到飛盟工廠時，除了看見清一色的女工外，也看到許多 T 和拉子伴侶的身影。開會、討論時，拉子伴侶們親密地擁抱著參與；宿舍裡，拉子伴侶們同床共住在一起。

就算這其實是個縮衣節食、充滿壓力和緊張的抗爭過程，但是，在生活互動中，還是可以看見移工間對於拉子關係的自在和親密——帥 T Lan 和她的伴，Pilar，無時無刻擋不住的親密，常常被調皮的同事們故意的調戲；大哥型 T，Ellen，在抗爭過程中，對於宿舍裡新來乍到，尚未領到任何薪資的移工，照顧周到，大家會撒嬌地叫她「爸爸」、叫她的伴 Elsa「媽咪」；痞子型 T，Bonjong，彈著吉他唱著情歌在追 Alu 時，同事們更是擔心地頻頻向第一次交女友的 Alu 提出建議。

我們毫不訝異在移工的代表中，包含了一對拉子、幾個 T 和異女。驚豔的是，這群移工代表們所組織出來的群體感和團結性。

抗爭過程中，總是有很大的壓力，卻必須常常在壓力中就得做出決定。雖然移工彼此間客觀困境比較類似，但是，每個人的利益盤算、期待需求一樣會有所不同——是不是回國算了，免得被列入黑名單，以後無法再來？要爭取轉換雇主嗎？可要等多久？還是接受仲介提供小額賠償和機票，就回國去？被積欠三個月的工資，真的可以拿得到嗎？僅剩下半年不到的居留期限，真的還可以有新的雇主聘僱嗎？不同的考量、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抗壓性。有人非常配合，當然也有抱著「撿芒果」心態的人不太願意參與。

對於條件有限、資訊不足的移工代表們而言，移工同事們所提出的質疑和問題，不好處理；因為不同利益考量形成的小團體之間的摩擦，也不好處理。但是，移工代表們幾乎是每天召開會議，和大家討論，讓衝突降低、讓共識提高，讓不同意見能充分表達。自己也同時是當事人的移工代表們，在各自問題的壓力中，還得承擔著同事們複雜多樣的情緒，真的很不容易。而，飛盟移工平日對於多元性別的開放與接受，反映在移工代表們對多元與彈性的尊重，使得代表們就算有著處理不來的問題，終究還是贏得了移工們的信任。

如同 Leslie Feinberg 在評論麥可傑克森所引起的輿論討論時提到，「麥可的外表不僅混淆了人類社會對於性與性別的僵化組合，並且更進一步地拓展人類性別表現的多樣性。這不僅是酷兒策略的本質，也是對於「分化－征服」策略的解構」（Feinberg, 2003, 林郁凱 譯）。

與「本勞間二元性別關係的不平等狀態影響著本勞間的互動關係」一樣，我相信，是飛盟移工間對於性別多元的接受度，解構了「分化－征服」，長出了這個抗爭中飛盟移工的群體感和團結性。

吞下憤怒、感覺渺小、無力保護自己或最愛的人，但是卻也同時不斷反擊，不願放棄 4

被積欠的薪資雖然還沒拿到，但是，換老闆是一定要的。不然，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不要說沒錢吃飯，在菲律賓的家人嗷嗷待哺、還沒償還的債務利息等問題，光是想，就快要壓死人。所以，轉換、找到新雇主，是移工們在碰到問題時的重要冀望。

好不容易走到轉換的這一步。大家再重新整理、打包家當，準備離開這個外觀破舊卻充滿酸甜苦辣回憶的宿舍。拉子伴侶們的緊張與不捨，也逐漸升高。兩個人還有沒有機會繼續在同一個雇主處工作？如果沒被一起抽到，怎麼辦？

2005 年 1 月 20 日，轉換當日。一大早凌晨四、五點，大家就紛紛起床。刷牙洗臉的刷牙洗臉、洗澡的洗澡、燙衣服、收衣服、打包，整個宿舍忙碌，卻異常的安靜。相較於前一天晚上互相餞別的晚會，當日的氣氛，充滿完全不同的緊張。

在大家把大件行李集合到共用空間之後，我們再說明了一下轉換的基本程序，提醒大家我們的手機號碼，要保持聯繫。八點左右，仲介的車來了，將人員一批批地帶到就業服務站進行轉換。

成列的同伴間，頻頻交換著相互祝福的擁抱。Lan 還是摟著 Pilar 的腰，清秀小 T Sharlin 握著姊姊戀人 Glenda 的手，Bing 和 Yam 的手臂也勾了起來，伴侶關係分分合合 10 年的帥 T 美婆對——Pher 和 Gie 也叨叨絮絮地相互叮嚀著什麼。這畫面令人感傷了起來。好不容易才有的飛盟「T 婆天堂」，雇主顧及個人利益跑了，所以「天堂」就破滅了；我好想可以有什麼語言、找到什麼人，可以向她們爭取——這些移工是相愛的拉子伴侶，他鄉異國的，可不可以讓她們繼續生活在一起……

到了就業服務站，沒有雙語人員的說明、移工們個別抽了號碼之後排排坐，等待另外一整片，不知打哪來、不知帶著什麼工作機會的仲介公司代表們抽號碼。抽到、叫號，走人。移工的命運跟上世紀舞台上待選的奴隸，沒啥兩樣。TT 婆婆們，有的在一起，有的被拆散。來不及詢問、招呼、也來不及把眼淚擦乾。